

名人
自傳

季羨林 留德回憶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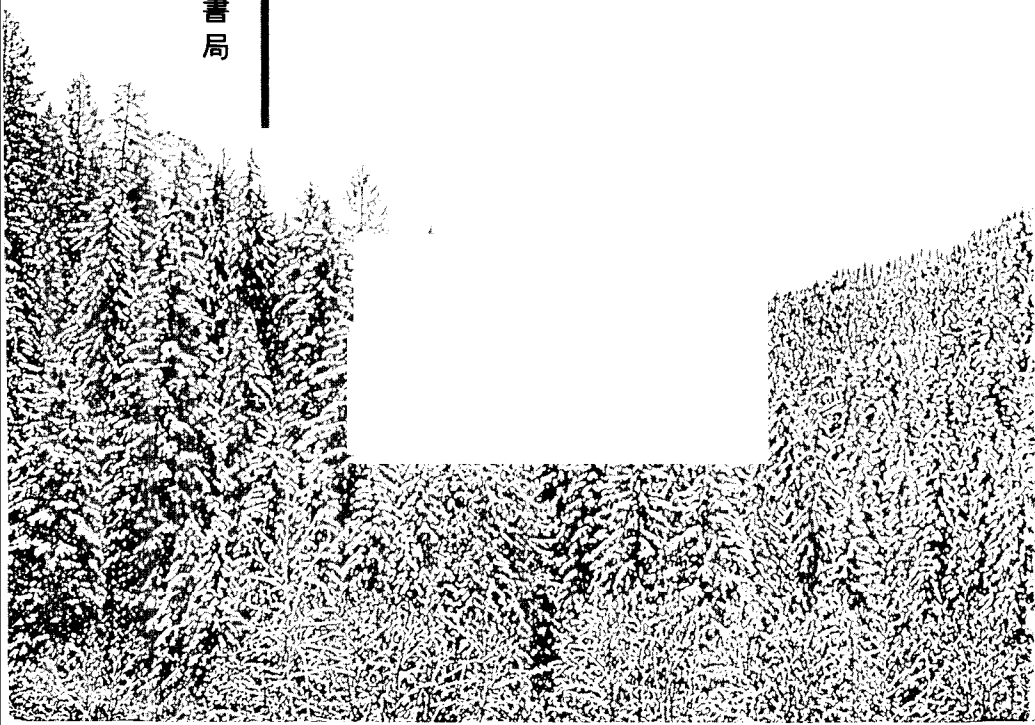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季羨林 著

季羨林
留德回憶錄

中華書局



名人自傳

責任編輯 盧建業
封面設計 美迪

季羨林留德回憶錄

□
著者

季羨林

□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馬坑涌道5B-5F 2樓

□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10號

益高工業大廈12樓B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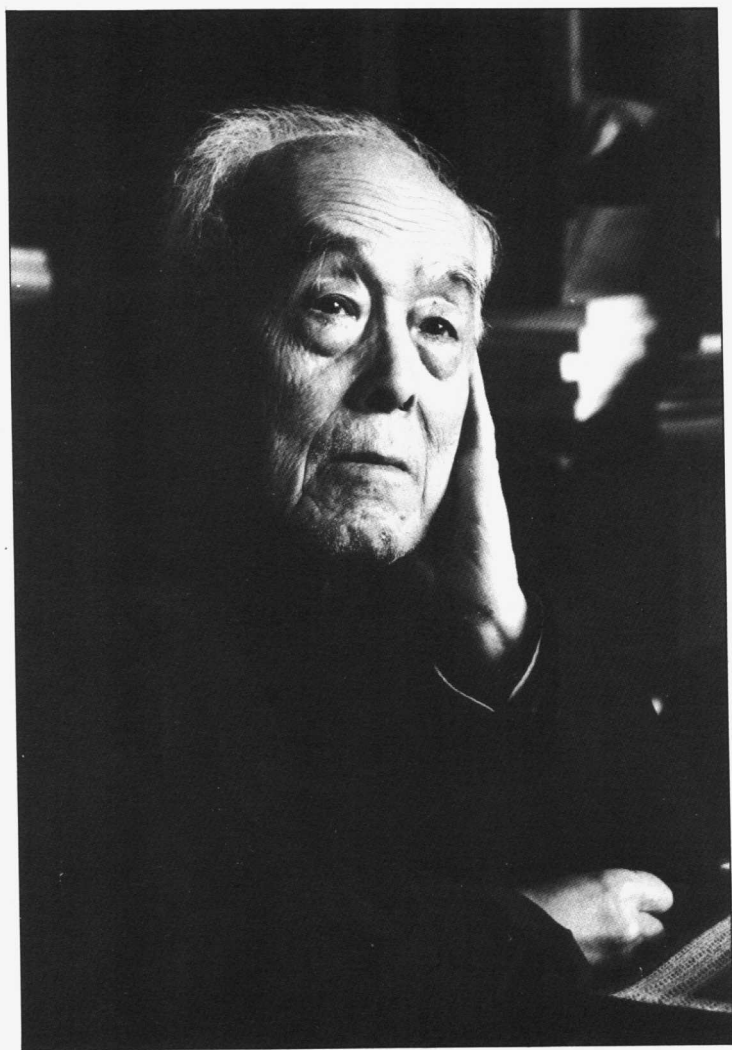
版次

1993年4月初版

©199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659 X



季羨林

目 錄

楔子	1
一 留學熱	5
二 天賜良機	9
三 在北平的準備工作	12
四 滿洲車上	17
五 在哈爾濱	21
六 過西伯利亞	26
七 在赤都	31
八 初抵柏林	35
九 哥廷根	45
十 道路終於找到了	49
十一 懷念母親	57
十二 二年生活	60
十三 章用一家	66
十四 漢學研究所	71
十五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76



十六	完成學業 嘗試回國	79
十七	大轟炸	87
十八	在飢餓地獄中	91
十九	山中逸趣	96
二十	烽火連八歲 家書抵億金	101
二十一	我的老師們	106
二十二	學習吐火羅文	114
二十三	我的女房東	121
二十四	反希特勒的人們	129
二十五	伯恩克 (Boehncke) 一家	132
二十六	邁耶 (Meyer) 一家	136
二十七	納粹的末日：美國兵入城	139
二十八	盟國	148
二十九	優勝記略	151
三十	留在德國的中國人	154
三十一	別哥廷根	159

三十二	赴瑞士	167
三十三	在弗里堡 (Fribourg)	171
三十四	跟使館的鬥爭	181
三十五	從瑞士到法國馬賽	185
三十六	船上生活	187
三十七	西貢三月	192
三十八	從西貢到香港	198
三十九	回到祖國的懷抱	201
餘音裊裊		206

附錄：

歐遊散記	210
季羨林教授著作（一九三二—一九八七）	
繫年前言（節錄）	262
編後記	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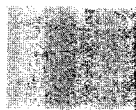
楔子

七十多年的生命像一場春夢似地逝去了。這樣的夢並不總是像「金宵一刻值千金」那樣輕靈美妙。有時候也難免有驚濤駭浪、龍蛇競舞的場面。不管怎樣，我的生命像夢一般地逝去了。

對於這些夢有沒有留戀之感呢？應該說是有的。人到了老年，往往喜愛回憶往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當然也不能成爲例外。英國人常說什麼「往日的可愛的時光」，實有會於我心。往日的時光，回憶起來，確實感到美妙可愛。「當時只道是尋常」，然而一經回憶，卻往往覺得美妙無比，回味無窮。我現在就經常陷入往事的回憶中。

但是，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把這些輕夢或者惡夢從回憶中移到紙上來。我從來沒有感到，有這樣的需要。我只是一個人在夜深人靜時，伏在枕上，讓逝去的生命一幕一幕地斷斷續續地在我眼前重演一遍，自己彷彿成了一個旁觀者，顧而樂之。逝去的生命不能復歸，也用不着復歸。但是，回憶這樣的生命，意識到自己是這樣活過來的，陽關大道、獨木小橋，都走過來了，風風雨雨都經過了，一直到今天，自己還能活在世上，還能回憶往事，這難道還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嗎？

只是到了最近一兩年，比我年輕的一些朋友，多次向我建議寫一點自傳之類的東西。他們認爲，



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經活到了將近耄耋之年，古稀之年早已甩在背後了，而且經歷了幾個時代；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我這樣的經歷，過去知識分子經歷者恐怕不是太多。我對世事滄桑的閱歷，人情世態的體會，恐怕有很多值得別人借鑑的地方。今天年輕的知識分子，甚至許多中年知識分子，大都不能體會。有時候同他們談一點過去的情況，他們往往瞪大了眼睛，像是在聽「天方夜譚」。因此，他們的意見是，我應當把這些經歷寫出來，不要過於「自私自利」，只留在自己腦海中，供自己品味玩賞。這應該說是我這一輩人的責任，不容推卸。

我考慮他們的意見，覺得是正確的。就我個人來說，我生於辛亥革命那一年的夏秋之交，距離十月十日，只有一個月多一點。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當過大清皇帝的臣民，我大概也算是一個「遺少」吧。我在極小的時候，就聽到「朝廷」這個詞兒，意思是大清皇帝。在我的幻想中，「朝廷」是一個非人非神非龍非蛇，然而又是人是神是龍是蛇的東西。最後一個「朝廷」一退位，立刻來了袁世凱，緊跟着是軍閥混戰。赤縣神州，羣魔亂舞。我三歲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我對此毫無所知。對於五四運動，所知也不多，只對文言改白話覺得新鮮而已。在小學和初中時期，跟着大孩子遊行示威，焚燒日貨和英貨，情緒如瘋如狂。高中時期，國民黨統治開始，是另一種羣魔亂舞，是國民黨內部的羣魔。大學時期，日本軍國主義者蠢蠢欲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我曾隨清華同學臥軌絕食，赴南京請願。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蔣介石。留學時期，七七事變發生，半壁河山，淪入外寇鐵蹄之下。我的家鄉更是早為外寇佔領，讓我無法回國。「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我漂泊

異鄉，無從聽到杜鵑鳴聲，我聽到的是天空中轟炸機的鳴聲，伴隨着肚中的飢腸轆轤聲。有時候聽到廣播中希特勒瘋狗似的狂吠聲。如此度過了八年。「烽火連八歲，家書抵億金」。抵億金的家書一封也沒能收到。大戰終於結束。我在瑞士待了將近半年，費了千辛萬苦，經法國、越南回到祖國。在狂歡之餘，災星未退，又在通貨瘋狂膨脹中度過了三年，終於迎來了解放。在更大的狂歡之餘，知道道路並不是總有玫瑰花鋪地，有時難免也有狂風惡浪。就這樣，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直活到了今天，垂垂老矣。

如此豐富複雜的經歷，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有的。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些經歷也是十分可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從中都可以吸取，對人對自己都會有點好處的。我自己如果秘而不宣，確有「自私自利」之嫌。因此，我決心聽從別人的建議，改變以前的想法，把自己一生的經歷實事求是地寫出來。我特別強調「實事求是」四字，因為寫自傳不是搞文學創作，讓自己的幻想縱橫馳騁。我寫自傳，只寫事實。這是否也能寫成文學作品，我在這裏存而不論。古今中外頗有大文學家把自傳寫成文學創作的。德國最偉大的詩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 *Dichtung und Wahrheit*（《創作與真理》）可以為證。我個人認為，大文學家可以，我則不可。我這裏只有 *Wahrheit*，而無 *Dichtung*。

但是，如此複雜的工作決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我目前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沒有太多的餘閒，我只能分段解決。我把七十多年的生命分成八個階段：

一 故鄉時期



□
4

留德回憶錄

二 在濟南上中學時期

三 清華大學、中學教員時期

四 留德十年

五 解放前夕

六 五六十年代

七 牛棚雜憶

八 一九七〇年以後

在一九八八年，我斷斷續續寫成了四和七兩部草稿。現在先把四「留德十年」整理出來，讓它帶着我的祝福走向世界吧！擄扯雪芹作一絕：

毫無荒唐言

半把辛酸淚

作者並不癡

人解其中味

以上算是楔子。

一 留學熱

五六十年以前，一股濃烈的留學熱瀰漫全國，其聲勢之大決不下於今天。留學牽動着成千上萬青年學子的心。我曾親眼看到，一位同學聽到別人出國而自己則無份時，一時渾身發抖，眼直口呆，滿面流汗，他內心震動之劇烈可想而知。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仔細分析其中原因，有的同今天差不多，有的則完全不同。相同的原因我在這裏不談了。不同的原因，其根柢是社會制度不同。那時候有兩句名言：「畢業即失業」；「要努力搶一隻飯碗」。一個大學畢業生，如果沒有後門，照樣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樣搶不到一隻飯碗。如果一個人能出國一趟，當時稱之為「鍍金」，一回國便身價百倍。

當時要想出國，無非走兩條路：一條是私費，一條是官費。前者只有富商、大賈、高官、顯宦的子女才能辦到。後者又有兩種：一種是全國性質的官費，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類；一種是各省舉辦的。二者都要經過考試。這兩種官費人數都極端少，只有一兩個。在芸芸學子中，走這條路，比駱駝鑽針眼還要困難。是否有走後門的？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是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錄取的學員中頗多英俊之材。這種官費錢相當多，可以在國外過十分舒適的生活，往往令人羨

煞。

我當然也患了留學熱，而且其嚴重程度決不下於別人。可惜我投胎找錯了地方，我的家庭在鄉下是貧農，在城裏是公務員，連個小官都算不上。平常日子，勉強餬口。我於一九三四年大學畢業時，叔父正失業，家庭經濟實際上已經破了產，其貧窘之狀可想而知。私費留學，我想都沒有想過，我這個癩蛤蟆壓根兒不想吃天鵝肉，我還沒有糊塗到那個程度。官費留學呢，當時只送理工科學生。社會科學受到歧視。今天歧視社會科學，源遠流長，我們社會科學者運交華蓋，只好怨我們命苦了。

總而言之，我大學一畢業，立刻就倒了霉；工作難找，窮途痛哭，無地自容。後來母校（省立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要我回母校當國文教員，好像絕處逢生。但是我學的是西洋文學，滿腦袋歌德、莎士比亞，一旦換為屈原、杜甫，我換得過來嗎？當時中學生頗有「罵」教員的風氣。所謂「罵」，就是趕走。我自己「罵」人的經驗是有一點，被「罵」的經驗卻無論如何也不想沾邊。我考慮再三，到了暑假離開清華園時，我才咬了咬牙：「你敢請我，我就敢去！」大有破釜沉舟之慨了。

省立濟南高中是當時全山東唯一的一所高級中學。國文教員，待遇優渥，每月一百六十塊大洋，是大學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人民幣，至少可以等於三千二百元。這是頗有一些吸引力的。為什麼這樣一隻「肥」飯碗竟無端端到我手中了呢？原因是有一點。我雖然讀西洋文學，但從小喜歡舞筆弄墨，發表了幾篇散文，於是就被認為是作家，而在當時作家都是被認為能教國文的，於是我就成了國文教員。但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深知自己能吃幾碗乾飯，心虛在所難免。我真是如履薄冰似

地走上了講台。

但是，宋校長真正聘我的原因，還不就這樣簡單。當時山東中學界搶奪飯碗的搏鬥是異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換校長，一大批教員也就被撤換。一個校長身邊都有一個行政班子，教務長，總務長，訓育主任，會計，等等，一應俱全，好像是一個內閣。在外圍還有一個教員隊伍。這些人都是與校長共進退的。這時山東中學教育界有兩大派系：北大派與師大派，兩者鉤心鬥角，爭奪地盤。宋校長是北大派的頭領，與當時的教育廳長何思源，是荷澤六中和北京大學的同學，私交頗深。有人說，如果宋校長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再與何在國外是同學，則他的地位會更上一層樓，不止是校長，而是教育廳的科長了。

總之，宋校長率領着北大派浩蕩大軍，同師大派兩軍對壘。他需要支持，需要一支客軍。於是——眼就看上了我這個超然於兩派之外的清華大學畢業生，兼高中第一級的畢業生。他就請我當了國文教員，授意我組織高中畢業同學會，以壯他的聲勢。我雖涉世未深，但他這一點苦心，我還是能夠體會到的。可惜我天生不是幹這種事的料，我不會吹牛拍馬，不願陪什麼人的太太打麻將。結果同學會沒有組成，我感到抱歉，但是無能為力。宋校長對別人說：「羨林很安靜！」宋校長不愧是北大國文系畢業生，深通國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學造詣，他使用了「安靜」二字，借用王國維的說法，一着此二字，則境界全出，勝似別人的千言萬語。不幸的是，我也並非白癡，多少還懂點世故，聆聽之下，心領神會；然而握在手的那一隻飯碗，則搖搖欲飛矣。



因此，我必須想法離開這裏。

離開這裏，到哪裏去呢？「抬眼望盡天涯路」，我只看到人海茫茫，沒有一個歸宿。按理說，我當時的生活和處境是相當好的。我同學生相處得很好。我只有二十三歲，不懂什麼叫架子。學生大部分同我年齡差不多，有的比我還要大幾歲，我覺得他們是伙伴。我在一家大報上主編一個文學副刊，可以刊登學生的文章，這對學生是極有吸引力的。同教員同事關係也很融洽，幾乎每周都同幾個志同道合者，出去吃小館，反正工資優厚，物價又低，誰也不會吝嗇，感情更易加深。從外表看來，真似神仙生活。

然而我情緒低沉，我必須想法離開這裏。

離開這裏，至高無上的夢就是出國鍍金。我常常面對屋前的枝葉繁茂花朵鮮艷的木槿花，面對小花園裏的亭台假山，做着出國的夢。同時，在燈紅酒綠中，又會驀地感到手中的飯碗在動搖。二十剛出頭的年齡，卻心懷百歲之憂。我的精神無論如何也振作不起來。我有時候想：就這樣混下去吧，反正自己毫無辦法，空想也白搭。

然而不行。別人出國留學鍍金的消息，不時傳入自己耳中。一聽到這種消息，就像我看別人一樣，我也是渾身發抖。我遙望歐山美水，看那些出國者如神仙中人。而自己則像人間凡夫，「更隔蓬山千萬重」了。

我就這樣度過了整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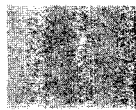
二 天賜良機

正當我心急似火而又一籌莫展的時候，真是天賜良機，我的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DAAD)簽訂了一個合同：雙方交換研究生，路費製裝費自己出，食宿費相互付給：中國每月三十塊大洋，德國一百二十馬克。條件並不理想，一百二十馬克只能勉強支付食宿費用。相比之下，官費一個月八百馬克，有天淵之別了。

然而，對我來說，這卻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非抓住不行了。我在清華名義上主修德文，成績四年全優（這其實是名不副實的），我一報名，立即通過。但是，我的困難也是明擺着的：家庭經濟瀕於破產，而且親老子幼。我一走，全家生活靠什麼來維持呢？我面對的都是切切實實的現實困難，在狂喜之餘，不由得又心憂如焚了。

我是到了一個歧路口上，一條路是桃花，一條是雪。開滿了桃花的路上，雲蒸霞蔚，前程似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滿了雪的路上，則是暗淡無光，擺在我眼前是終生青衿，老死學官，天天為飯碗而搏鬥，時時引「安靜」為鑑戒。究竟何去何從？我達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擇。

出我意料之外，我得到了我叔父和全家的支持。他們對我說：我們咬咬牙，過上兩年緊日子；只



要餓不死，就能迎來勝利的曙光，為祖宗門楣增輝。這種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當時封建科舉的思想，仍然在社會上流行。人們把小學畢業看作秀才，高中畢業看作舉人，大學畢業看作進士，而留洋鍍金則是翰林一流。在人們眼中，我已經中了進士。古人說：沒有場外的舉人；現在則是場外的進士。我眼看就要入場，焉能懸崖勒馬呢？

認為我很「安靜」的那一位宋還吾校長，也對我完全刮目相看，表現出異常的殷勤，親自帶我去找教育廳長，希望能得到點資助。但是，我不成材，我的「安靜」又害了我，結果空手而歸，再一次讓校長失望。但是，他熱情不減，又是勉勵，又是設宴歡送，相期學成歸國之日再共同工作，令我十分感動。

我高中的同事們，有的原來就是我的老師，有的是我的同輩，但年齡都比我大很多。他們對我也是刮目相看。年輕一點的教員，無不患上了留學熱。也都是望穿秋水，欲進無門，誰也沒有辦法。現在我忽然撈到了鍍金的機會，洋翰林指日可得，宛如蟄龍升天，他年回國，決不會再待在濟南高中了。他們羨慕的心情溢於言表。我忽然感覺到，我簡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范進，雖然還缺一個老泰山胡屠戶和一個張鄉紳，然而在衆人心目中，我忽然成了特殊人物，覺得非常可笑。我雖然還沒有春風得意之感，但是內心深處是頗為高興的。

但是，我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除了前面說到的家庭經濟困難之外，還有製裝費和旅費。因為知道，到了德國以後，不可能有餘錢買衣服，在國內製裝必須周到齊全。這都需要很多錢。在過去一年